

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论析

聂志平

浙江师范大学 语言研究所 /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索绪尔将“界定自身”即明确语言是什么看做语言学的第三个任务;将课程分为个别语言、语言和言语三个部分,并用图示说明言语行为、语言与言语的关系,提出了语言与言语的不同模式;将符号的构成明确为能指和所指,充分地论证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线条性、具体实体与抽象实体、相对任意性与绝对任意性,以及为任意性所决定的社会性强制性、可变性与不变性,将博杜恩的静态与动态改造为共时与历时,认为这种区分是由语言符号的性质所决定的;将克鲁舍夫斯基的邻近性联想与类比性联想改造为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使之成为语言系统的结构关系的体现,认为符号是什么取决于系统中的关系,并奠定了音位学的基础。索绪尔以此建立了科学的语言符号学,并奠定了普通符号学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索绪尔;现代语言学;语言学理论;语言学史

中图分类号:H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23)04-0121-20

现代语言学、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最主要奠基者索绪尔的世界影响,主要来源于根据学生听课笔记整理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即他生命中最后一次讲授普通语言学教程,开始于1910年10月28日,结束于1911年7月4日,按时间记录来看,每周有周二和周五两次课,整个课程持续8个多月。从刊出的孔斯坦丹的笔记来看,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与第二次教程在课程内容和安排顺序上,有很大不同,反映了索绪尔对自己语言学理论体系建设的进一步思考。孔斯坦丹的笔记,是沙·巴利等编辑《普通语言学教程》(法文本/1916年)时所未见的材料。“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笔记版国内有张绍杰(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和屠友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出版)两个中文译本,本文以张绍杰译本为依据。

根据《普通语言学导论》^①记载,从起止时间来看,索绪尔的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课比第二次课程多7次课;除了“印欧语言学概要”部分(两次课程笔记刊行本均未收录)以外,目次上与第二次课程有很大的差别。最为明显的是索绪尔在课程开始阶段对语言学史进行了回顾并明确了语言学的三个任务,将课程主体部分分为“个别语言”“语言”和“个人的言语机能及其运用”(亦即“言语”——笔者注)三大部分,并将第二次课程中放到最后一部分的“印欧语言学概要”,前移到第一部分即《个别语言》之后,作为对个别语言的具体介绍;然后再从普遍性角度,论述与言语相对的、对个别语言本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研究”(16NDJC040Z)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聂志平,男,黑龙江富锦人,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语言学理论和现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

①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导论》,于秀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

质和普遍属性进行概括而形成的一般语言;最后阐述对语言的运用。尽管由于学期结束,第三部分即言语语言学部分没有来得及讲授,但课程的整体设计表明,索绪尔对于普通语言学课程建设以及对语言学理论体系的整体思考,更为成熟。

一、关于《序章》和课程主体的说明

《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的《序章》包括两部分内容:(一)语言学史一瞥,(二)语言学的题材及对象或任务。内容及排列顺序与通行本《普通语言学教程》^①基本一致,对应着后者《绪论》的《第一章 语言学史一瞥》《第二章 语言学的材料和任务;它和毗邻科学的关系》《第三章 语言学的对象》和《第四章 语言的言语学和言语的语言学》。以下分别说明。

(一)语言学史一瞥

索绪尔把语言学史分做三个阶段:语法阶段、语文学阶段和历史比较语言学阶段。“第一个阶段即语法阶段,……偏重于逻辑。全部的传统语法都是规范性的,即注重订立规则,区分什么是正确的用法,什么是不正确的用法。”^②第二个阶段是从十九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现代的语文学,它以文献考订为主要方法,但由于语言不是其唯一的对象,因此“这还不是语言学的精神”;“第三个阶段,……这是一个发现不同语言可相互比较而引起轰动的阶段”,在葆朴(1816年)之后的30年里,学者们缺乏正确的语言观,尝试逐一比较不同的印欧语言,“差不多到1870年,他们还沉迷于这种游戏而没有关注影响语言生命的条件”^③。而真正形成关于语言的历史观念,是在狄兹所开创的依据于丰富文献的罗曼语言研究之后,“通过各种文献逐世纪地探究所研究的语言”,但“这种历史观最大的缺点之一,是对书面语的依附达到了卑躬屈膝的程度”^④。

与第二次讲授普通语言学教程相比,第三次课程单列了标题并做了分段,明确表述为《语言学史一瞥》,而且讲得更细致一些;与沙·巴利等编辑的通行本《普通语言学教程》相比,后者阐述得更加细致,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评论更加详细,并且提到了1875年对语言观问题“发出第一次冲击”^⑤的美国语言学家惠特尼的《语言的生命》(即《语言的生命和成长》——笔者注),使笔记版中的“1870年”这个时间节点的语言学史意义更加明确。但也有一处明显不同:

早在亚历山大里亚就曾有一个“语文学”派,不过这一名称现在主要是指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在1777年起所倡导,目前还在继续着的学术上的运动。^⑥

而在笔记版第三次课程中表述却与之不同:

从19世纪初开始,如果我们涉及主要运动(不考虑先驱者),〈亚历山大里亚的语文学派〉),

①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②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页。

③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2页。

④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3—4页。

⑤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第24页。

⑥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第17—18页。

(才出现〈2〉)古典语文学的伟大语文运动,一直持续到我们的时代。1777年,当时还是学生的弗里德里奇·〈奥古斯特〉·沃尔夫(Friedrich〈August〉Wolf),就希望别人称他语文学家。^①

很明显,10年后即1787年才发表主要作品的沃尔夫^②,当时作为学生,是不可能学术成熟到“倡导”学术运动的,因此,笔记版第三次课程中的表述是正确的,而通行本中的说法是错误的。据称根据最后一版即法文第五版翻译的裴文译本^③仍没有纠正这个错误。看来,这个错误应该是来自沙·巴利等编辑者的失误。

(二)语言学的题材及对象或任务

索绪尔认为,语言学“科学研究将把每一种人类语言看作它的题材”,“研究每一时期的语言及其全部的表现形式”,“语言学家要始终把书面文献同书面文献的内涵区别开来;把前者仅仅看做它的真正对象即唯一的口头语言的外壳,或外部表现形式”^④。

索绪尔对语言学的对象或任务,提出以下3点:(1)“探究所有已知语言的历史”;(2)“必须从所有语言自身的历史中推衍出具有最大普遍性的法则。语言学必须确认在语言中起着普遍作用的法则,并以一种严格的理性方式从那些局限于一种或另一种语支的现象中分离出普遍的现象。此外,还有特别的任务,涉及语言学和各门学科的关系”;(3)“语言学的目的之一,是界定自身,确认什么是属于它的领域”^⑤。在第二次课程中,索绪尔没有明确提及语言学的对象或任务。因此,第三次课程中索绪尔对语言学任务的确定,是索绪尔语言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进步。

在通行本中对语言学的任务是这样确定的:

(a)对一切能够得到的语言进行描写并整理它们的历史,那就是,整理各语系的历史,尽可能重建每个语系的母语;

(b)寻求在一切语言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力量,整理出能够概括一切历史特殊现象的一般规律;

(c)确定自己的界限和定义。^⑥

除了“涉及语言学和各门学科的关系之外”,对于语言学的任务,通行本与第三次课程基本一致,而表达更为全面、清晰而明确。

在语言学史上,较早明确提出语言学的任务的是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对语言科学和语言的若干原则性看法》中,博杜恩明确地说:

语言学如同归纳科学一样:①概括语言现象。②寻找在语言中起作用的力量及其语言发展、

①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2页。其中的[]〈〉和下划线等符号为原书中所标,下文中均是,不注。

② 参见[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第17页。该页校注:“沃尔夫(1759-1824),德国文学家和语文学家,精于希腊罗马的文学和语文学,主张尽量用与文物有关的资料解释语文问题。他的重要著作有《罗马文学史》(1787),《荷马序论》(1795),《语文学百科全书》(1831)等等”。

③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页。

④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4—5页。

⑤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5页。

⑥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第26页。

生活的规律。^①

从索绪尔对于语言学任务的表述中,可以看出索绪尔对博杜恩思想的继承与发展:(b)是直接沿用博杜恩的观点^②,而(a)和(c)是索绪尔的发展,(a)相对于博杜恩的第一点,更加具体、全面,包括语言的描写与历史,亦即共时态与历时态两个方面,——把“描写”补充进语言学任务的第一项,应该看作沙·巴利等通行版《普通语言学教程》编辑者的补充,他们的努力使索绪尔语言学理论更加完善;而(c)博杜恩没有提出,索绪尔明确地把弄清语言是什么也看做语言学的重要任务。

(三)关于课程主体的说明

在对课程主体的说明中,索绪尔明确地把课程要阐述的内容分作(1)个别语言、(2)语言和(3)个人的言语机能及其运用三个部分,并作了说明。

索绪尔开宗明义:“倘若不直接区分语言和言语两个术语,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具体的、〈完整的、〉整体的语言现象?”“在每一个体中,存在着一种机能,可称为分节语言的机能。这种机能首先是由器官赋予我们的,其次是通过我们使用器官所进行的活动获得的”,但要利用它,没有外部赋予的语言是不可能的;“通过区分语言和言语机能,我们区分:(1)什么是社会的和什么是个人的,(2)什么是本质的和什么几乎是偶然的”,“概念和声音符号的结合就足以构成整个语言”^③。语言是一种社会产品,是一种储存在每个人大脑中的宝藏,但在任何个人的大脑中都不会是绝对完整的;“言语总是通过个别语言来表现自身的,没有言语,语言就不存在。反之,语言则完全独立于个人,它不可能是个人的创造,其本质是社会的,并以集体为前提”^④。索绪尔同意惠特尼把语言看做社会惯例的观点,认为惠特尼真正“关注影响语言生命的条件”^⑤,是对语言本质认识的一大进步,使语言学真正走上了语言本身的探索之路。但索绪尔认为一般的社会惯例同语言有着很大的区别:第一,没有任何其他一种社会惯例会像语言一样涉及所有的人;第二,大多数社会惯例受意志制约,可以被改正。索绪尔认为所有的惯例都以符号为基础,语言是所有符号系统中最重要的系统,符号系统属于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

“人类的语言总体上表现为无限种个别语言”,“我们被赋予的不仅是语言,也是各种不同的个别语言”^⑥;语言学家必须尽可能多地研究个别语言,从中抽象出本质的和普遍的东西,这就是语言,“个别语言在这个地球上给语言学家提供了具体的对象;而‘语言’是我们给语言学家从他超越时空所观察到的全部现象中抽象出来的那些〈普遍概念〉所提供的名称”^⑦。索绪尔所说的“个别语言”,即不同民族使用的具体语言,索绪尔用一个复数形式 *les langgus*;在第一部分“个别语言”的理论分析后,索绪尔还用跨度4个月的时间描述种种具体语言(“印欧语言学概论”)。这些具体语言中所包含的本质的普遍特征,就是跟“个别语言”相对的一般语言,亦即“语言”,索绪尔用一个单数形式来表

① [波兰]博杜恩·德·库尔内:《普通语言学论文选集》(上),杨衍春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21页。

②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7—8页。

③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9页。

④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2页。

⑤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1页。

⑥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3页。

示: la langgu。人们彼此通过说话来进行交际,所运用的就是各种具体的个别语言(les langgus),而从整个人类来说,人们彼此交际,亦即言语,必须运用语言(la langgu),亦即概念和音响形象构成的符号系统。

课程的第三部分,是“观察言语行为是怎样在个体中活动的”,“揭示出潜在于个人机制下面的是什麼,个人的机制最终不能不对普遍的产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产生反响”^①,研究“言语技能的运用”,或者简单地说——对言语的研究,这部分内容最终由于学期的结束而没有能够实现,索绪尔给语言学史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尽管索绪尔没有完成全部课程,但这部分关于课程构成的说明,也使我们得以明了索绪尔对语言学理论体系成熟和完整的思考,同时也反映了一个认识递进的逻辑层级(见图1):



图1

二、关于个别语言

《第一部分 个别语言》包括四章:《第一章 个别语言和地理差异,这种差异的不同种类和程度》《第二章 论可能使地理差异复杂化的不同事实》《第三章 从产生的原因看语言的地理差异》《第四章 用文字表现语言》。这部分内容在沙·巴利等编辑的通行本《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被分列三处:前三章主体被编入通行本《第四编 地理语言学》,一部分内容被编入《绪论》中的《第四章 语言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而《第四章 用文字表现语言》主体被编入《绪论》的《第六章 文字表现语言》,一小部分内容编入《绪论》的《第七章 音位学》(还有部分内容也见《附录 音位学原理》)。

《第一部分 个别语言》可以再分为两部分。前三章为一部分,第四章为一部分:前者是索绪尔从一般人眼中语言的显而易见的差别入手,从不同地方人们说话的不同入手,用语言在地理上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语言在时间中的连续性和变易性两个理论角度,从外部来解释具体语言的差异,认为的具体语言在地理上的差异,是语言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在不同地域上的反映;后者论述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前三章所反映出来的语言学思想,从近年出版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手稿》来看,早在1891年以前就形成了,它体现在索绪尔到日内瓦大学后所做的三次讲座^②中。而第四章的主体即音位学部分,按通行本《附录 音位学原理》“编者说明”说:“这一部分,我们利用了索绪尔于1897年所作的关于《音节理论》的三次讲演的速记记录……此外,他的个人札记有一大部分是跟音位学有关的;在许多要点上阐明和补充了第一度讲课和第三度讲课的资料”^③。从中

①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2页。

② 这三次讲座收录在[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手稿》,于秀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36—163页,被编者拟了三个题目“日内瓦大学第一次讲座(1891年11月)”“日内瓦大学第二次讲座(1891年11月)”“日内瓦大学第三次讲座(1891年11月)”。

③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第67页。

可以看出,索绪尔的课程内容来自多年的学术沉淀。

(一)个别语言

索绪尔认为,语言的地理差异是引起语言学家和一般人首先注意的东西,而时间上的语言变易容易被忽略,方言是具有特点的语言,自然语言只有方言;语言是构成民族的主要特征;人们注意到个别语言的差异进而开展比较,逐步形成了关于语言学的普遍概念,才产生语言学;语言的差异导致了对语言相似性的认识,产生亲缘关系的概念,形成了亲缘关系内的差异和亲缘关系外的差异两种范畴,进而形成语系等分类;而语言的统一则是一种主流语言向一定地区的延伸扩张,吞并了其他语言,使本来讲其他语言者讲主流语言,常见的情况是殖民主义者或外国征服者的语言强加于本地居民的语言之上;某一国家或地区语言的共存具有地方性,但界限不总是分明的。索绪尔认为,民族共同语“满足整个民族可以做工具的需要……可能是最发达省份的方言,或者最强大省份的方言,或某种权威、某一政府所在地的方言,或某一王子宫廷的方言”,“这种成为文学语言的方言,很少保持它的纯洁性,因与其他省发生联系而成为复合性的语言”^①。

在地理上分离的某一段时间之后,语言就会产生一些差别,“比如500年或1000年以后,在同一地域相反的两头,人们可能再也听不懂相互之间的交流,可另一方面,处在任何一点上,人们仍可以理解整个邻区间的交谈”^②。索绪尔认为,“这不是空间现象,而完全是时间现象。地理差别只有通过时间上的投射,才能完全从图表中表现出来。地理差别可以、也必须简约为时间上的差别,这种现象必须按时间轴来分类”^③。但索绪尔又说,“语言的形式在全地区不是以相同的方式发生变化”,“革新只发生在一定限度的区域,这是最通常的情况,是产生方言差别问题的关键。每一革新都将有自身的区域”^④。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索绪尔前边认为语言地理上的差异“完全是时间现象”,说得太绝对了,应该是时间使语言产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因地理上原因而产生差异,这些差异的积累构成了语言在地理上的差异。在地图上可以清楚地标出方言特征的分界线,具有相同特征的语言现象可以画成“等语线”,但“要画出某种方言的分界线是不可能的”,因为“有方言特征,但没有方言”^⑤。不同地域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方言或语言特征的交错性,方言或语言特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能选择认为是主要的特征来划分方言或语言。“任何方言都是其他两种方言间的一种过渡语”,“在所给出的图示中,我们所说的方言是封闭的,但最终在所有的地方只有开放的方言,这些方言是在连续的波浪中所形成的”^⑥。在对等语线和语言传播的认识上,索绪尔认为:“每个人类群体都有两种永恒的因素同时朝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1)乡土观念的力量,和(2)人类之间交往的‘交际’的力量”^⑦,前者是在有限的社区内发展形成的习惯,是促使语言分化的力量;后者是抵消前者、促使语言统一的力量。实际上,索绪尔所说的“乡土观念的力量”不过是“人类之间交往的‘交际’的力量”的另一种

①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20—21页。

②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28页。

③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24页。

④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26—27页。

⑤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30页。

⑥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35—36页。

⑦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38页。

或另一方面的具体表现而已,前者是内向的交际力量,后者是外向的交际力量,这样导致语言分化与统一的两种力量,实际上只是一种交际力量朝向两个方向的作用的结果。

索绪尔认为,语言在地理上的非连续性,都是通过迁徙而形成的,“如果没有人口流动,就没有两种相关语言的界限”^①;“不仅人口流动可能使中间地带的方言消失,文学和官方语言的影响也可能使中间地带的方言消失”^②。

(二)用文字表现语言

索绪尔首先说明文字只是语言的代表,但一般人认为文字比语言更具有权威性。索绪尔分析其原因,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符号系统,文字系统是为语言服务的,是语言的形象,“这种形象在我们的心智中与事物密切相连,使得它占据了主要位置,这就好像一个人的照片用做证据,竟被视为比那个人的容貌更可靠一样”^③,因为:第一,由文字固定下来的词的形象,给人的印象是永恒的、实在的;第二,一般人由于文字的视觉形象是固定的有形的,进而认为它优先于声音形象;第三,由于文字构成书面语,在人们的观念中,书写的词与正确的词密切联系;第四,当语言与书写不一致时,人们会选择书写的形式。正字法不能精确表音,可能是传统的字母表中缺少字母,但主要原因是语言的历时发展。索绪尔认为“指望书写来解决语言问题,永远是徒劳无益的”^④,因为:“(1)书写会掩盖语言中存在的事实,非但不能帮助语言研究,而且成为某种障碍”;“(2)书写形式跟它应表示的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越少,把它当做出发点的倾向性就会变得越大”,“说一个音‘这样来发’,是把文字即形象看做基础”,“这种词的书写形式占主导地位”,“忘记了词的历史,忘记了语言的历史”^⑤。索绪尔提醒道:“如果文字是我们进入语言的手段,它就必须要谨慎地加以对待。没有文字,我们就不会有过去的语言,但是为了通过这些书面文献掌握一种语言,就需要给以解释。〈在解释每一种语言之前〉,必须建立这种方言的音位系统。”^⑥

索绪尔把文字系统分作两类:“(1)表意系统,试图表现词而不在乎组成词的声音,〈但目的的确是表现词,而不是概念〉,因此用一个符号表示,这个符号唯一与它所包含的概念发生联系。其典型的例子就是汉字”;“(2)表音系统,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复写下来。”^⑦“书写词优先于口语词的倾向……在表意系统中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在中国各个省都使用同一种符号,尽管这种符号的发音不同”^⑧。在表音文字体系中,索绪尔推崇希腊字母,因为它用一个符号表示一个音。

在这一部分中,索绪尔对音位问题的论述,也同样充满了真知灼见。

索绪尔首先申明对音位认识的原则:系统性。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以不可分析的听觉印象(f和b之间的差别)为基础的系统”,“重要的是听觉印象,而不是产生听觉印象的手段”;“构成语言

①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34页。

②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37页。

③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46页。

④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55页。

⑤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53—54页。

⑥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56页。

⑦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47—48页。

⑧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48页。

的不同的形式,是通过听觉印象所表现的种种结合,正是它们之间的对立关系提供了语言的全部装置。……我们可以把语言比做一套下棋的装置,除非可能产生对比的价值,否则,这跟我们知道棋子是用什么材料(象牙、木头)做的没有多大关系”^①。

索绪尔指出,音位切分要从听觉印象入手,如果切分出来的成分“像其自身并与它们相邻的切分成分不同时,我们就获得了听觉链条上的最小切分成分”,“对这些完全建立在彼此差别基础上的单位,希腊人创造了标示的符号”;“音位既是由一组发音动作,同时也是由一定听觉效果所构成的,在我们看来,音位就是言语链条上诸多的切分成分”,“从抽象意义上说,它处于时间之外。我们可以把f作为f类来谈,把i作为i类来谈,集中在它的区别特征上,而无须考虑与时间的连续性有关的东西”^②。这说明,索绪尔认为音位是根据相互差别从言语听觉印象链条上切分出来的最小听觉印象成分,它是处于时间之外的彼此具有区别性的类别,是功能性的单位而非物理性的语音实体,而处于具体言语中、处于具体时间中的,是这个类的表现;因此,“精确地记录语音并不是非常可取的”,“使用一种符号表示每个切分成分,每个切分成分用一种符号来表现,这是必要的”^③;——这正是音位文字的制定原则,也是索绪尔推崇希腊字母的原因。索绪尔甚至认为:“通过习惯的力量,书写的词最终要变成表意符号,这种词具有整体的价值,〈独立于它所构成的字母〉。我们用两种方法读:拼读出熟悉的词和读出一见就认识的词。”^④也就是说,随着语言的发展以及与正字法的不一致,表音文字会失去某些表音的理据,“拼读出熟悉的词”是“拼读”,即按构成词的书写字母来读,“读出一见就认识的词”只是“读”,而字母形式的误导(表不同的音或不表音)被视而不见。索绪尔的看法很大胆,不过倒很符合他关于整个语言符号系统是在相对可论证性到不可论证性之间移动的说法^⑤。

对于音位的分类,索绪尔是从开口度角度来分类的,从开度零度到开度5共分6类,认为元音和辅音的差别不是本质的,它们之间没有外部界限,只是开口度的问题,因为口开得越大越要求声带振动协同;索绪尔把处于开口度变小或趋于闭合位置的音叫“内破”、处于开口度变大或趋于开大的音叫“外破”,认为音节是一个处于外破与内破之间的语音片段。

三、关于语言

《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的第二部分,是从普遍性角度来论述语言本体的,这部分内容构成了索绪尔语言理论的主体。这部分内容共分《语言》(未标章数——笔者)《第二章 语言符号的性质》《第三章 构成语言的具体实体是什么》《第〈四〉章 语言的抽象实体》《第〈五〉章 语言的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补充一些看法》《第四章(插入前一章后) 静态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语言学的二重性》《静态语言学》《第五章[原文如此]:要素的价值和词的意义,两者如何巧

①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60—61页。

②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62—63页。

③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71页。

④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71页。

⑤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第184—185页。

合与区分》(标题采用原书中的说法)。这部分内容对应沙·巴利等编辑的通行本《普通语言学教程》《绪论》中的《第三章 语言学的对象》《第四章 语言的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第一编 一般原则》和《第二编 共时语言学》,共 85 页。

(一) 语言和言语、言语行为的区分

第一章《语言》,对应着通行本《普通语言学教程》《绪论》中的《第三章 语言学的对象》《第四章 语言的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这一章用两次课来讲述,索绪尔区分了语言、言语和言语行为^①。在第一次课中,索绪尔认为在言语行为跨不同领域,区分语言和言语,因为语言是本质的、主要的部分,把语言剥离出来,就将“在与言语行为相关的事物中引入一种内部的秩序”^②,索绪尔描述了言语循环,区分了外部和内部、执行和接受、心理部分和物质部分、个人和社会,“这个社会的部分是纯精神的、纯心理的。这就是我们所想象的语言。……语言只存在于大脑之中”^③。

在第二次课一开始,索绪尔还补充下边的图示,用以说明语言与言语、言语行为之间的关系(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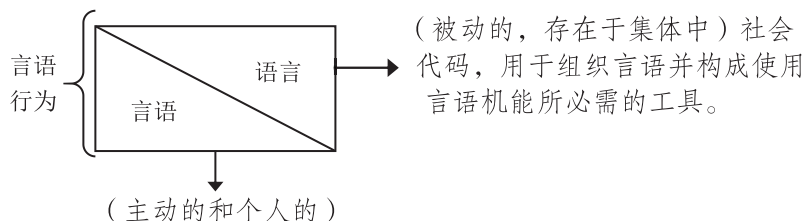


图 2

言语是“(1)一般以言语的产生(发音等)为目的的机能的使用;(2)也包括:为表达个人的思想、个人对语言代码的使用”^④。

而语言,索绪尔认为,(1)语言是从言语行为的综合中分离出来的可确定的对象,语言可能存在于言语循环中,即听觉形象和概念发生联系的领域,是言语行为的社会部分,语言可与其他部分相分离,一个人可能完全丧失言语却有书写能力,也是保存着语言,一种语言可能没有人使用,但它的机体仍然会保留字书面语中;(2)语言可以独立地加以研究;(3)语言是一种同质属性的对象,语言是符号系统,构成符号的两个部分都是心理的;(4)语言尽管是心理的,但不是抽象的概念,它存在于大脑之中,可以译成诸如视觉形象的固定形象,处于潜在状态的这些符号完全是现实的,一本词典和语法代表了语言中所包含的能被接受和恰当的形象;(5)语言是建立在听觉形象基础上的符号系统;(6)语言只能从言语中表现出来,为了达成语言的协议,必须具备数以千计的个人言语;(7)语言是言语行为中本质的、根本的部分,其他现象都处于从属地位,发音(言语)好像传递摩尔斯电码符号的电气部件,是非本质的,“〈语言可比作音乐作品〉,一个乐章只有在演奏的总和中才存在,演奏对乐章是无关紧要的”;考察语言的最好方法,是把语言作为出发点,作为“唯一的本质的事实”,而“考察言

① 通行本译作“言语活动”。参见[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第30、31、115页。

②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73页。

③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76页。

④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77页。

语部分的最好方法,是把语言作为我们的出发点”^①。索绪尔还认为句子是语言与言语的混合物,“在句法中,关于什么是语言中所给定的,什么是赋予个人创新的,才存在某种程度的模糊性,其界限是难以划定的。〈这里必须承认〉在句法领域社会成分和个人成分〈行为的实施和固定的联想〉某种程度上混合在一起〈几乎是混合的〉”^②。在对语言的阐述中,与言语相对的语言,索绪尔使用的是单数的形式,以与作为复数用法的“个别语言”相对,“我们只有通过这一系列不同的个别语言才能了解语言,我们不通过任何具体的语言是无法了解它的”,“语言,这个词用单数理由何在?我们的目的是把它作为一种普遍的概念”^③。在20多天后的5月19日第7次课上,索绪尔对这一章内容作了重要补充,补充了语言和言语对比的两个重要的模型“1+1+1+……=1”和“1+1+1+……=1+1+1+……”,认为语言存在于群体里每个人的大脑中,“〈就像把一部字典的复制本分发给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一样〉语言这种东西虽然存在于每个人的内部,但是同时又是集体的,存在于个人的意志之外”,并进一步明确了言语的定义“它是人们彼此言谈的总和,其中包括:(a)依赖于个人意志,反映个人思想的个人的组合,即句子。(b)同样依赖于个人意志,实现这些组合的发音行为”,并对语言和言语的关系做了较完整的说明^④。

索绪尔在这次课中对语言、言语和言语行为三者关系的图示说明以及在后来间隔5次课后关于语言和言语两个对比模型的补充,对于完整理解语言和言语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沙·巴利等编辑的通行本《普通语言学教程》只收录两个模型而没有收录图示,不能不说是一个疏漏。

(二)关于符号与语言符号

在《第二章 语言符号的性质》中,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建立在听觉形象和概念两种非常不同的事物之间通过心智所形成的联想的基础之上的,索绪尔用下列图示来说明(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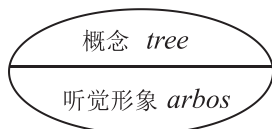


图3

概念和听觉形象都是在主体之内,都是心理的;说“听觉形象”是心理的,可以通过内部语言来证明,“在这样的内部语言中,我们无需活动双唇就能够在内部发出〈和听见〉一段言语,一首诗歌。〈因此,物质的部分是以听觉的形式位于主体之内的。〉”^⑤,概念和听觉形象构成的整体叫“符号”;“第一原则或基本真理:语言符号是任意的(小标题。——笔者注)”,“一定的听觉形象与一定的概念的联系,并赋予这种联系以符号的价值,是一种完全任意的联系”,“这一真理的层次位置处在登峰造极的地位”,“符号是任意的,也就是说,例如‘soeur’(姐妹)这一概念不是由任何内部的特征〈关系〉与构成其相对应的听觉象形的声音序列 $s+\ddot{o}+r$ 相联系……〈文字符号具有相同的任意性特征。〉”,“符

①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79—80页。

②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80页。

③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80—81页。

④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00—101页。

⑤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82页。

号学的研究领域将主要是任意的符号系统,其中语言是主要的范例”^①。至于象声词,“〈词的声音具有能够唤起所代表的实际概念的东西〉”,但数量非常有限;而感叹词“其内部包含着自然表示出来的东西,其声音和概念之间存在着联系”,“所以,象声词和感叹词这些例证是边缘的和有争议的”^②。“第二原则或第二基本真理。语言符号(作为符号使用的形象)具有一个长度,这个长度只能在一个维度上展开”,“语言符号具有听觉性质(它随时间展开,只有线性的维度,一个单一的维度)”^③。对于这条在通行本《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被表述为“线条性”的原则,索绪尔认为“这条原则体现了制约语言中存在的所有资源的条件之一”^④。

在这一章中,索绪尔把听觉象形和概念构成的整体称作符号,认为构成语言符号的两部分都是心理的,两者之间没有必然性的联系,即具有任意性,任意性是处于最高地位的第一原则,语言符号因其具有听觉性质所以第二个原则是在时间中展开的线条性;索绪尔进而把符号看做具有任意性的,而把形式与内容有关联的如代表司法的天平排除在符号之外。把任意性放到符号最高原则的位置,认为其他后果都是由它而导致的,索绪尔建立了以任意性为基础、其构成的两方面都是心理的符号学体系,并以对符号的典型即语言符号的认识,奠定了符号学的基础。

(三)语言的具体实体与抽象实体

《第三章 构成语言的具体实体是什么》和《第四章 语言的抽象实体》两章,论述语言的实体问题。按照索绪尔在后来补充中的说明,在这两章之前应该插入“符号的可变性与不变性”,如此,这两章就应该后移,成为实际上的第四章和第五章了。

索绪尔认为,“对待语言,要认识它的真正实体,我们显得特别无能为力,因为语言现象是内部的,本质是复杂的。语言以两种事物的联系为前提:概念和听觉形象”,“确认语言实体首先要满足的条件是,存在和维系两种成分之间的联系”,如果只关注其中一个,只能创造虚假的语言单位,“只有两者保持着联系,我们研究的才是语言学的对象”^⑤。索绪尔把语言比做某种化合物,比如水,如果通过去除氢或氧来分离语言的水,那么就不再处于语言学领域,也就不再有语言实体了,语言实体是听觉形象和概念结合所形成的整体,单一的某方面都不是语言的实体。索绪尔认为,确定语言实体“最好的方法就是以言语为据,这里的言语仅仅表现为在语言的证据”,“确定语言单位存在的唯一手段”,是保证概念线与听觉线的切分相一致,“每一个单位将包含一个与某一概念不可分的声音的切分成分,没有概念,声音的切分将无法划定”^⑥;“为了确认某一单位,有必要始终注意意义和听觉间的密切联系,以及对听觉形象的划分”,这种活动,就是确定任何符号的同一性的过程;“整个语言机制依赖于同一性和差别”,“单位的问题或同一性问题完全是一回事儿”^⑦。这样切分出来的“这些与我们所称的词相对应的单位占有相当大的数量,但除了词还有别的单位(还有其他种类的单位)。复合词就

①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83—84页。

②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84—85页。

③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85页。

④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85页。

⑤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86—87页。

⑥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88—89页。

⑦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90—91页。

是一个例子……这样的复合词的后缀是从属于词的低一级单位”^①,亦即切分出来的具体实体有词和构词语素。

关于语言的抽象实体,索绪尔提出三种抽象实体。第一,如果单位的排列顺序被当做一种表意手段,那么这种序列就是一种抽象实体。第二,没有相似性的物质却使人意识到某种价值的同一性,那么这种同一性也是抽象实体。第三,“〈始终〉存在〈作为基础的具体符号,即便〉某种东西用零表达〈即便这种符号碰巧是零〉”,那么这种与有物质基础的具体符号相对的零符号,也是抽象实体;索绪尔总结道,“在语言中,存在于说话人意识中的一切都是具体的”,“当概念直接由一个声音单位支撑时,我们保留使用具体一词;当概念是通过说话人的内在活动而产生间接的支撑时,我们使用抽象一词”^②。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当概念与直接而明确的听觉形象相结合而构成的语言符号,是语言的具体实体;当概念与只能在人的意识活动中通过对比而以彼此区别的形式间接地结合而形成的语言符号,是语言的抽象实体。

只有确定语言实体,才能真正开始语言学研究。索绪尔正是凭借高超的抽象思辨能力,为没有对象实体呈现的语言学确定了对象单位,这是进入现代语言学很重要的一步。

(四)绝对任意性与相对任意性

在《第〈五〉章 语言的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中,索绪尔认为,在每一种语言中,有完全任意的和相对任意的,只有某些符号是完全任意的,而另外其他符号的任意性有程度的区分,“以[vingt]‘二十’,[dix-neuf]‘十九’为例。vingt一词是绝对不可论证的。Dix-neuf不是完全不可论证的,我们可以看出,在什么意义上vingt实际上无法使人联想起与这种语言中共存的要素有什么关系,而dix-neuf却与这种语言中共存的要素有着联系(dix‘十’neuf‘九’)。可以说,dix-neuf是可论证的”^③。也可以说,vingt、dix和neuf是完全任意的,具有绝对任意性或不可论证性,而dix-neuf相对于构成它的dix和neuf来说,是相对任意的,具有相对的可论证性;可论证性可以“看做是对与概念相联系的任意性的限制”^④。“每一种语言都包含两种并存的成分——完全不可论证成分和相对可论证成分——两种成分以不同的比例混合在一起。每一种语言所包含的这两种成分比例不同,两种成分变化的比例也大相径庭,这种比例上的差别构成一定语言的特点之一”,“某一语言演化的整个过程,可能表现为在完全不可论证性成分和相对可论证性成分之间整体平衡中上下波动”^⑤;“不可论证成分达到最大量的语言是比较重于词汇的,而不可论证成分达到最低量的语言是比较重于语法的”,“例如,极端词汇类型可在汉语中找到例证,极端语法类型则见于原始印欧语、梵语、希腊语”^⑥。

索绪尔认为,“相对任意性这一概念涉及到两种必须认真加以区别的关系”:一方面,它表现为图4的关系,另一方面它表现为图5的关系:

①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89—90页。

②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92—93页。

③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93—94页。

④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95页。

⑤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96页。

⑥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97—9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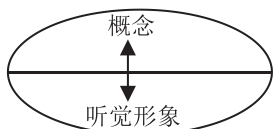


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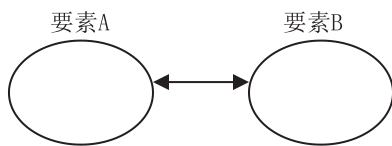


图 5

如按前边的说明,那么相对任意性或可论证性应该如图 5 所表示的关系,“相对可论证的概念,必然暗含与另一要素的联系”^①;而图 4 所示关系为绝对任意性或不可论证性关系,是不是相对任意性也同时包含有图 4 所示的概念与听觉形象间的关系?还仅仅指拟声词、感叹词这两种情况?但“概念”和“听觉形象”本身都不是“要素”。索绪尔对语言符号相对可论证或相对任意性的理解,侧重于复合符号相对于它的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所以认为汉语是这种特点语言的代表,实际上汉语中的同源词也符合相对可论证性或相对任意性这个解释。因此,有些古汉语研究者不同意索绪尔的任意性观点,如李葆嘉先生等。但这种“词源”还是属于图 5 所示的关系。

(五)关于补充一些看法

在 1911 年 5 月 19 日至 5 月 30 日的两次或三次课程中,索绪尔“〈重温第一章后关于语言的课程内容,对澄清下列问题再补充一些看法〉”^②。索绪尔在以下 4 个方面做了重要补充:

1. 对第一章《语言》,补充了关于语言和言语相对比的两个模式和语言与言语之间的关系图示两部分内容,使对语言和言语两个语言学基本概念的论述更为全面、深刻,成为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对《第二章 语言的符号性质》,补充了符号构成的两个方面的术语“能指”(signifiant)“所指”(signifié)。索绪尔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课上都论及符号,并把语言看做听觉形象和概念相结合的符号系统,但只有到最后一次课程剩四十多天要结束时,才在正规章节之外的课程内容补充中,使用具有相同词根的“能指”和“所指”来代替语言符号中的听觉形象和概念,不仅使其对立统一性更加合理,而且也使对符号的认识从语言这一具体的符号领域进入到普通符号学的领域,为符号学科的独立性奠定了基础。

3. “在第二章后……第三章应插入的标题是: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按照索绪尔补充的意见,接《第二章 语言的符号性质》后的第三章是《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原《第三章 构成语言的具体实体是什么》排序后移,变为第四章。

索绪尔认为,“符号对使用它的人类社会来说,不是自由的,而是强制的,无需同社会大众商议的:好像符号不能被其他符号所代替。这一事实某种程度上包含着自由中的非自由的矛盾。〈这一事实〉可以通俗地称作霍布森选择现象。〈人们对语言说:〉‘自由地选择吧’,但同时又说:‘你没有选择的权利:必须选择这个或那个’”^③。从表达的内容来看,索绪尔这里的表述与通行本的表述一样,但通行本用的是“强制的牌”^④。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具有不变性是因为:第一,“语言,从任何时间来

①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 98 页。

②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 100 页。

③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 103 页。

④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第 107 页。

考虑,无论时间追溯到多远,总是前一个时代的产物”^①,语言是历史事实;第二,学习一门语言要花费极大的力气,因此语言是难以改变的;第三,“语言是每个人每天每时都使用的东西”;第四,“构成一种语言符号”有极大的数量;第四,符号的基础是任意性,不存在可谈论的规范;第五,每一种语言都构成一个机构和一个系统,语言的系统性对改变具有制约性。

索绪尔用增加一章的篇幅补充了语言符号的可变性与不变性,不仅把1891年到日内瓦大学的三次讲座^②中的关于语言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与变易性对立的阐述,用二律背反来解释符号的这一特点,用语言符号内在的任意性与外在的处于时间之中和处于说话的大众之中的社会性统一在一个理论体系之中,不仅构建了更完美的语言符号学理论体系,而且大大提升了语言理论的哲学品格。

4. 补充了关于语言与时间和社会(说话的大众)的关系。在1911年5月30日课的笔记中,索绪尔用图示补充了语言与时间和说话的大众的关系的观点。在孔斯坦丹笔记中这个类似的图出现了3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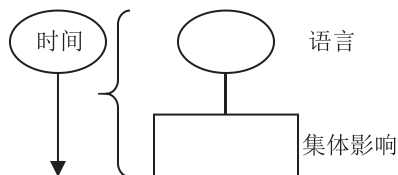


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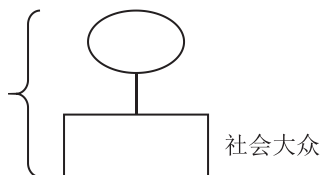


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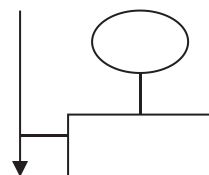


图8

图6出现在30日笔记的一开始。索绪尔说,“必须要考虑时间因素,社会力量需要时间才能发挥效力”,“事实上,语言在〈任何时候〉都和过去捆绑在一起,这就限制了它的自由,假如语言不是社会的,它就不会是这样了”;“时间的力量,不断限制我们可能称作任意性〈自由选择〉的力量。我们为什么说人、狗?因为我们以前人们就说人、狗,其理由就在时间因素,时间既不对任意性起限制作用,同时又起限制作用”,也就是说,因为时间具有连续性,所以时间对符号的任意变化的可能起到了限制作用;“符号的这种非自由性以语言中时间因素的连续性为基础,〈以世代符号的连续性为基础〉”;而“为什么符号要发生变化?因为符号要不断地延续”,“变化的原则以连续性原则为基础”,所以,如果不是连续性的,也就谈不上变化;因此(见图9):

在时间之外	联系时间
符号的任意性	1. 非自由(不可变性)
因此,自由	2. 变化(某种程度的可变性) ^③

图9

索绪尔从语言符号进一步推断到普遍的符号,“在各种符号系统中,甚至在聋哑语中,隐蔽的力量将改变这种关系,〈这将是一般的符号事实:时间上的连续性和时间上的变化相依为伴〉”^④。

①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03页。

②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手稿》,于秀英译,第136-163页。

③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06-107页。

④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10页。

索绪尔对这一章进行总结时,首先用图7进行说明,“当我们从言语行为中除去只属于言语的一切时,剩下的可以准确地称做语言,恰好只包括心理的要素,语言=概念和符号的心理联结。然而,这只是除了社会事实以外的语言,是非现实的(因为只包含它的现实的一部分)。为了使一种语言存在,就必须有使用语言的说话大众。在我看来,语言是恰好存在于集体心智里的东西。……〈采用这样的图式,语言是实用的〉”^①。索绪尔进一步论述,“如果我们有时间而没有说话的大众,也许就不会有外部的〈变化〉影响;有说话的大众而没有时间:我们刚刚看到,除非时间的涉入,语言的社会力量将不会起作用。〈采用下边的图式(指图8——笔者注)即加入时间轴线,我们涉及到全部的现实〉”^②。从中可以看出,索绪尔最后得出关于语言与时间和说话的社会大众之间完整的关系,是有一个逐步推进的论证过程的,即(见图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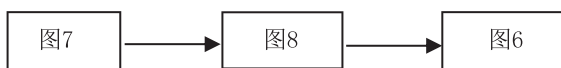


图10

而在沙·巴利等编辑的通行本《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16页上的图示(即图6),是忠实地体现了索绪尔的思想的完整图示。

认为语言处于时间之中、处于使用语言的大众之中,具有社会性,是语言符号具有连续性或稳定性的外部条件,同样也是语言符号具有可变性或变易性的外部条件,这个外部条件,与“符号的第一性原则”或符号的内在基础——即任意性相互作用,形成了可变性与不变性这一表面看起来相互对立的现象,索绪尔用二律背反展现了语言和语言理论辩证法的美感。

(六) 共时态、历时态与两种语言学

对《第四章(插入前一章后)静态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语言学的二重性》,索绪尔首先说明,“本章是前一章的〈直接〉继续,〈将表明我们在后面进行讨论所依据的一般基础〉。人们可能对何时介绍时间的概念,以及它所带来的结果犹豫不决(现在我们早些介绍),〈因此插入了这两章〉”^③。而前一章,即补充进来的“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这样这一章就成了“第四章”;而“插入这两章”的目的,是为了阐述时间对语言的影响。

索绪尔认为,“很少有语言学家相信,时间问题会滋生特殊问题;很少把时间问题看做是中心十字路口,在这个十字路口上,我们必须决定是跟随时间还是跳出时间”^④,“我们不能同时研究价值系统本身和跨越时间的价值系统……:同时轴线(或涉及共存事物间的关系),等于排除了时间因素,和连续轴线(涉及连续的事物间的关系)因时间所增值的事物〈在纵向的轴线上,存在因时间而增值的事物〉”(见图11)。

①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10—111页。

②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11页。

③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12页。

④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1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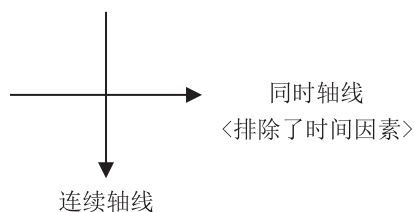


图 11

“当涉及研究价值的学科,这种区分便成了需要”,而“当涉及<在第三层面>价值系统(任意的价值)<像符号学那样任意确定的价值>时,区分这两条轴线的需要达到了最大的程度”,因为语言符号“每一价值都将依赖于邻近的价值或对立,同时,即使从先验的观点看,既然要发生变化,导致关系的转变,如果混淆了时代的话,我们怎样才能<公正地>判断要素呢[?]<价值和同时性是同义词……>”,“语言学必须一分为二,<当涉及>价值系统时,存在着一种由事物的本质所创造的不可调和的二重性”^①。也就是说,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这种符号的本质,决定了语言符号的价值只能依赖于要素具有同时性的系统。“存在着保持平衡(要素的固定平衡和处在某种关系的价值)的静态事实((个别语言)),这些要素必然是同时性的<共存的>,并且构成了共时事实;我们研究的是共存的要素,不是连续的事实”^②,导致两者根本分离的还有一种最简单的观察,“如果从说话人的观点来看:跨越时间的事实顺序是不存在的东西,摆在说话人面前的是一种状态”^③,“人们从来就是依靠语言的状态进行言谈的”^④;“同样,为了解这一状态,语言学家本身应破除那些探求什么是历时的,什么导致了时间中某一状态产生的观念,除非采用忽视起源的观点,否则他无法进入到说话人的意识之中”^⑤,“语言学家若要理解某一语言状态,就必须采用静态的图景,放弃阻碍和限制他的历时或历史的图景”^⑥。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也必须把两者分开:“(1)语言是一个系统。在任何系统中,人们必须考虑到整体,<即什么构成一个系统>,<确切地说>变化从不涉及作为<完整>整体的系统,而只涉及具体的部分”;“(2)两个连续事实间的联系不像共存事实间的联系一样,属于相同的类别”;“(3)由于构成一种语言的符号是复杂的,要同时研究两条轴线是不可能的”;“(4)人们不能忘记语言符号是任意性的这条根本原则,构成语言的价值是任意的”^⑦。这样,“语言学遇到了第二个十字路口。我们应研究共时事实还是历时事实[?](事实上,有两个学科)我们不能混淆这两种方法。既然在第一个路口存在语言和言语的选择问题,所以在这里要补充说明一点:<语言中>一切历时的东西都产生于言语之中,语言中任何变化的基本原理都只有通过言语才能产生,每一种变化都要经过相当数目的个人(试探性)的试验,这些变化只有被集体所接受时才能成为语言的事实。只要它们保持在言语里,就不算语言事实(言语是个人的)”,“语言中每一种演化,每一演化的事实,都开始于言语事实。不容

①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 113—114 页。

②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 116—117 页。

③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 117 页。

④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 126 页。

⑤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 117 页。

⑥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 137 页。

⑦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 118 页。

置疑,演化事实处在语言研究的主流之外”^①。

区分了静态和演化,索绪尔进一步区分了两种语言学,“静态语言学研究同一集体意识所感知到的(而且任何个人的意识都可能表现出相同的集体意识——我们每个人都有内部语言)〈要素间〉共存的逻辑和心理关系,并且它们构成系统”,“而演化语言学研究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另一个,不从属于一个意识,彼此间不构成系统”^②。

索绪尔在博杜恩区别语言的静态与动态或演化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论证语言学就是共时的语言状态研究:第一,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语言符号的价值依赖于共存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只能是共时的和系统的,而变化是历时的和在系统之外的,因此不属于语言系统本身;第二,说话者意识中只有共时的语言状态,他们依据这种语言状态说话;第三,变化产生于言语,自然也不在语言之内,所以“演化事实处在语言研究的主流之外”。甚至可以进一步推论,索绪尔认为演化语言学或历时语言学不在语言学之内,而属于“言语学”。因为在下一章《静态语言学》笔记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许多包含在普通语言学里的问题,更确切地说属于静态语言学”^③。

(七)静态语言学:语法——组合关系与联想关系

笔记版《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第137页,只用黑体字单独一行单列“静态语言学”而没有标章数,时间标有“6月23日”“6月27日”和“6月30日”。在沙·巴利等编辑的通行版《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这部分内容被列为《第二编 共时语言学》的第五章《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而在第二次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这部分内容对应着《第十三讲 意段组群与联想组群》和《第十四讲 意段理论与联想理论》两次课。

索绪尔认为,“静态语言学可以把许多包含在普通语言学里的内容纳入它的研究范围”,因为,“只有通过语言状态,普遍语法中发现的关系和差别才能确立起来”,“静态语言学的独特之处是研究关系和价值”^④。关系是语言要素之间的东西,而价值则是体现在要素身上的关系,它们都存在于语言状态之中。索绪尔把词当做语言系统的现成要素,“我们把语词作为一个系统的要素,而且把语词作为系统的要素是必要的。语言中的每一个词恰巧都与其他词发生关系”,“任何时候只有与其他相似的单位有关系,一个词的价值才能存在。词语间的关系〈和差别〉是遵循两种秩序,在两种完全不同的领域展现出来的:每个领域生成一定秩序的价值”^⑤;一种是组合配合和组合关系,一种是联想配合和联想系列,前者是先后出现并按顺序相接的两个或几个单位的结合,后者是“通过与语言中存在的其他要素构成的心理联系。……将无意识地在心智中特别能唤起具有某种共性的诸多词的概念”^⑥,联想系列“有时基于意义和形式的双重一致性,有时完全基于形式〈或意义〉,这些相关关系可以被看做同这些词一起存在于大脑之中。任何词〈通过联想〉都可唤起可能与其相似的一切”,联想系列“不

①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30页。

②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32页。

③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37页。

④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38页。

⑤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40页。

⑥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4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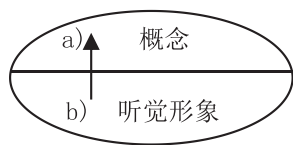
是以它们在链条中的位置为基础”^①；“以组合方式围绕一个词出现的,是其前后成分,即语境,而以联想方式围绕一个词的,不出现在语境中,它们源于心智(由心智联结,无空间的概念)”,“前者为在场的安排,后者为不在场的安排”^②；“由心智与在场的词发生联想所形成的词的关系的总和产生了虚拟系列,这是由记忆形成的系列(记忆系列),与两个在场的单位形成的链条组合体相对立,后者是与虚拟系列相对立的真实系列,并产生其他关系”^③；“在言语外部,具有共性的词语之间在记忆中建立起来的联想形成不同的组别、系列、类族,它们之间确立起不同的关系(但属于同一范畴):即联想关系”,“在言语内部,词语从属于一种独立于联想关系而基于它们自身的联结而确立的关系,即我们所说的组合关系”^④。这样,词语既处于与其他词语的组合关系之中,又处于与能够在心理唤起另外一些词语的联想关系之中。

在这一章结束前,索绪尔把词这种具体单位上升到“要素”,并说明了逻辑的出发点,“有必要把词作为系统中的要素来考虑。我们一旦用要素(替代了词),这就意味着考虑到要素与要素间的关系(唤起与其他词相互联结的概念)”；“为了建构系统,我们不能从词即要素出发,这样做会使人认为,要素具有预先给定的绝对价值,而且要达到建构系统的目的,就只能把词重叠地堆砌起来。相反,我们必须从(系统)即从相互联结的整体出发;这个整体可能要分解成具体的要素”^⑤。这样,索绪尔顺理成章地导入了下一章。

(八)系统:要素的价值和词语的意义

在《第五章[原文如此]:要素的价值和词的意义,两者如何巧合与区分》中,索绪尔论述了价值和意义的问题。

索绪尔说,“哪里有要素,哪里就有价值,价值的概念有机地隐含在要素的概念之中,我们总是难以把这两个概念分开”,“价值当然是意义的成分,但重要的是避免把意义看成是价值以外的其他什么东西”,“要认识到意义依赖于价值又不同于价值,也许是语言学中最微妙的问题之一”,索绪尔图示如下(见图12):



〈箭头表示意义是听觉形象的对等物〉

图 12

并解释说:“意义是听觉形象的对等物,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⑥而价值要有两个构成成分,“价值是由(1)可交换的非类似物所决定,这可以用箭头↑标明;并且(2)由可比较的类似物所决定←→”^⑦。

①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43页。

②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43-144页。

③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46页。

④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45页。

⑤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46页。

⑥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47-148页。

⑦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48页。

“作为听觉形象对等物的意义和作为共存对等物的意义合二为一”，“如果只考虑可交换的要素，我们决不能发现一个词的意义”，“〈要素从属的〉系统是价值的来源之一，词的意义等于可比要素与其对立的可交换的概念之和”，“一个词的价值无法得到确定，除非依靠限定它的共存要素的协助：……词的含义只有靠围绕它的成分的协助才能确定（词的含义是价值），依靠以组合方式围绕它的成分，或以联想方式围绕它的成分。我们必须从外部、从系统和共存要素出发来探究语词”；“一个要素的意义取决于某一邻近要素的在场或不在场”，“系统导致要素的产生，要素导致了价值的生成，〈那么，我们将认识到，意义是由围绕它的成分决定的〉”^①。

语言是由概念和听觉形象构成的符号系统，但在语言之前，并没有预先存在的“a）全部建立起来的并且彼此都清晰的概念，和b）表达概念的符号（即听觉形象——笔者）”^②，离开了语言，思想是一团无定形的星云，同时也没有预先限定了清晰的语音单位，两种没有任何联系的事物由于心智的作用相互结合，依靠听觉形象的差别思想分割为不同的概念，依靠与概念的结合，声音变成了清晰的彼此相互区别的听觉形象，由于语言符号是这两种事物的任意性结合，任意性这一最高原则，决定“语言（即语言状态）中只有差别”，“只有符号间的差别在起作用”，“整个语言系统可以被看作是声音差别和概念差别的结合”，“只有通过符号间的差别，才有可能给符号以功能、价值”^③。任意性是消极的，差别也是消极的、负性的，但由任意性和彼此差别所构成的符号却具有积极的价值，这个价值具有相对性，因为它取决于能指与所指之间联系的任意性。这个价值也因此取决该要素与其他要素的相互区别、相互对立所形成的相互关系，取决于语言符号系统。而这种相互关系，这种系统，又体现为要素之间的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都可以看作是对任意性的限制”^④。

对于语言符号而言，任意性是自由的起点，但同时也是自由的终点：语言符号、语言符号系统和语言学理论体系，在这里构成了一个完美的回环。从这一角度来看，沙·巴利编辑的通行本《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事实上，价值仍然完全是相对而言的，因此，观念和声音的联系根本是任意的”^⑤，这实际上颠倒了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误解了索绪尔的意思。

至此，索绪尔完成了他所补充的语言学任务的第三项：界定语言自身。这是索绪尔对现代语言学的最大贡献。

从上述对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评析中可以看出，索绪尔在授课中，不仅有知识、原理阐述的层次渐进，还有授课期间新的理论思考、补充，以及对理论体系构架的调整，过程性非常突出。从沙·巴利等编辑出版的通行本《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目录来看，除了把第一部分“个别语言”后移变为倒数第二编，即《第四编 地理语言学》，破坏了索绪尔理论阐述的逻辑顺序外，在第二部分“语言”部分基本上是按索绪尔补充调整的顺序安排的，除了（1）把最后一章《语素的价值和词的意

①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48—150页。

②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51页。

③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55—156页。

④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56页。

⑤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第158—159页。

义》前移,调整到“具体实体”之后,(2)把“抽象实体”调到“第二编共时语言学”在最后。其中的课程笔记中《语素的价值和词的意义》的阐述,不同于沙·巴利等编辑出版的通行本中的《第四章 语言的价值》。笔记版始终是从语言符号的整体即词语或要素的角度来阐述价值的,而通行本则把概念、物质形式和符号做了区分后再分别做以说明的,这样看起来更加细致一些,但却忽略了一点,索绪尔讲的“价值”,是语言符号的价值,是隶属于语言系统的语言要素整体的价值,单独的听觉形象或能指,单独的概念或所指,是没有价值的。

责任编辑:冯济平

An Analysis of Saussure's *Third Course of Lectures on General Linguistics*

Nie Zhiping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Saussure recognized "defining itself", i.e., defining what langue is, as the third task of linguistics. He divided the course into three parts: individual langue, langue and parole, and illust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ech act, langue and parole, thus proposing different modes of langue and parole. He clearly defined the composition of symbols as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fully demonstrating the arbitrariness and linearity of linguistic symbols, concrete entities and abstract entities, relative arbitrariness and absolute arbitrariness, as well as sociality and compulsiveness, mutability and immutability determined by arbitrariness. Saussure transformed Baudouin's concepts of static and dynamic into synchrony and diachrony, and argued that this distinction was determined by the nature of linguistic symbols. He transformed Kruszewski's proximity association and analogy association into sentence segment relationship and association relationship, and made them representations of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in language systems. Saussure believed that what symbols are depends on the relationships in the system,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of phonemics. Based on the above, he established scientific linguistic semiotics and lai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general semiotics.

Key words: Saussure; modern linguistics; linguistic theory; history of linguistics